

金色童话系列

金色童话系列

蓝月下的 爱情迷藏



台湾

言妍

44.572
Y Y

【期】登字 107 号

贵社：新外页

藏迷爱情下的月蓝

著 妍 言

蓝月下的爱情迷藏

（台）言 妍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交大街131号

各埠书店均有代售

太白文艺出版社

820×110 毫米 1/32 开本 10 印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02-391-1 / I · 309

定价：0.80 元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张仪贞

金色童话系列

蓝月下的爱情迷藏

(台湾)言 妍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05—361—1/I·309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终于又是周末了！

柯莘莘低头绕过街角灯光黯淡的一家咖啡屋，不自觉地加快了脚下的步伐。一整日敲呀磨的下来，她可以感觉到浑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在尖叫，但她毫不后，自己选择了这一条路，并发誓要终其一生全心投入她所热爱的雕刻艺术。

艺术家！亲朋好友对她的梦想总是先报以无比的钦羨，接下来却免不了给种种“忠告”。

“一个毕卡索成名了，其他有多少个饿死了！”小妹是实际派的，对她的想一点也不以为然。

本来艺术就是一条前程难走的路，她也不怕会有多难走。因为她的个性就是滴水穿石型的，爱作梦也能脚踏实地。

艺专毕业以后，她只身跑来这个大城市里闯荡，找

蓝月下的爱情迷藏

到了一个木雕店的工作。她从最基本的家具做起，这是一个训练的机会，可以磨练她手工的精准。虽然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赚得更多，让她买得起更多昂贵的雕刻工具，她不愿离雕刻太远。一个工作虽然钱少事多，但她至少还有整天的时刻木头。

“你就是太理想派了！”小妹总是这样说她。

她在淳朴小镇长大，搬来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一下子有些难适应。这里的疯狂步调与其说是新鲜刺激，不如说是令人目眩迷。她是个恬静内向的姑娘，虽然打从她也不会埋怨自己苦差得要命，但她从没跟些学校里的男孩出去过。虽然现在二升三岁了，看男人还敢用眼角瞄。终究一笑我会恋爱的，她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所以这个周末她也只打算自己一个人窝在她的小公寓，好好聆听她今天新买的。她爸妈绝不敢相信她迷重金属摇滚乐迷得紧，她狂野的小癖怕也只会嗤之以鼻地说：“我们的歌剧公主发烧啦！”

也许这种恋情嘶喊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稍稍发泄她对平淡生活的不满吧！

她看动作电影、啃冒险小说，但这一生中她踏出的

最冒险的一步恐怕就是只身离家来到这个她一无所知的城市，蓝月市这个大兹来驯良只城，可以业半空艺

蓝月市下的爱情迷藏

的地方了。原本她只是想想想，没想到，越想越想作，不然某天早晨醒来，也不知道是从打哪来的，一股勇气，硬逼着自己打包，告别你一脸不敢置信的家人就上路了。管成她现在她是一个月了。这半主作要求多，但收获也大。木工老板是个操着上海乡音的大嗓门，但莘莘看得出来他是个面恶心善的老好人，有时候她甚至把他当自己爷爷着待呢。到底现今社会主雇关系多半只求互利，她能有个愿意悉心训练她的老板，真比大部分人的运气好多了。

“能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是一种幸。”老板王彬最爱这么说，说时脸上一副骄傲不己的情。他的店标榜的是量身订作的家具，似手工精巧著称。和机械大量生产众多的品牌中确是独树一帜，也打出一些名号。

“偶尔用些插电的工具也无妨听！”她努力要将现代科技引进木工店，“望少些作速度会快些。”“你看，电锯刀锯得多直啊！”索时伯氏却张开了张眼，图她，说：“你自己用吧！”老玉扬着白眉端站。一机器割得虽直，却没有入味。像外头一唯大量制造的家器，全是些个模子出来的，一乱没个性。而，辛因备那，辛然干

她一脸的微笑在拐进一条没有路灯的暗巷时消失。她快步走进自己的老爷车，眼光机警地扫了四周一

蓝月下的爱情迷藏

下。自从搬来台北以后，她不知不觉养成了提高警戒的习惯。电视新闻上每天出现耸人听闻的犯罪事件，对某些人而言或许事不关己，但在她充满幻想的脑中却认为些可怕的事件很有可能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也许是她警匪片真是看太多了吧！她对自己苦笑。像她如此狭隘的生活圈还真不容易有差池哩。

她试着发动两次才终于发动她刚买的老爷车。

“帮帮忙啊，宝贝！”她喃喃自语。她现在没办法去想换新车或修车的事，房租已经够让她头疼的了。她一脚踩足油门，将车驶入市区惊人的车潮之中。

“真是的！”她一路诅咒着。这种开开停停的车潮，对她的宝贝车而言真是一种折磨，上路才十五分钟已经熄火了两次。她红着脸不敢去看后面大声叫骂的车阵；心念一转，干脆把车开进最近的一条小街。

“搞不好这样还比较快呢！”她拿起右座上的常备地图，开始边开边吃力的搜索。台北对她而言是令人眼花撩乱的一片大拼图，加上天色又暗，她右转又左转，左转又右转，一路开进了一条窄窄的死巷。她猛然踩下煞车，准备倒车，而此时车子一点也不合作的熄火了。

“这下可好！”她喃喃自语着试图再重新发动车

子，至少这次没有人在她后面咆哮。一次，两次，三次，老爷车死命的喘了几口大气，然后就一片死寂了。

莘莘心慌了起来。这时候叫拖吊车绝对叫不到的，她对修车不在行。她开始四面环顾寻找救援，这时候她才注意到这个死巷又黑静，四周没有半个人影，两旁的房子破败而没有任何灯亮着。她独自一人困在这个偏僻的暗巷了。

莘莘命令自己不要发抖，开始飞快地思考自己该不该下车。她再试了一次引擎，没有用，车子就是没反应。她不下车是不行了！她颤抖着摸到地图，另一手死命抓着皮包下车。四用静得怕人，她加快脚步奔到街角突然耳边传来像是溢然煞车的声音。

“感谢老天！”她在心里大叫，奔出巷子猛挥着手，强烈的车灯在一瞬间盲了她的眼，紧接着一声巨响使她尖叫出声。

枪声？

“快！把他丢出去！”车里传出一声吼叫。“干掉女人！别让她跑了！”

这句话震醒了几乎被吓呆了的莘莘，她跟跄地转身朝巷里跑去，接着发现前面是死巷，她无路可逃了呀！

“救命！”她凄厉的嘶喊。“救救我……”她试

蓝月下的爱情迷藏

着爬上巷边的墙，完全没有意识到手指和双膝被碎石划破。她的右手才刚触到墙头，腰间品品吊有带的臂膀锁住，怕底不叫叔酸辛吊进同处切友。来强了谢心莘莘

她吓得尖叫，双脚乱蹬，抗拒被群恐怖的人拉回地面。但她全身的力量对人一点作用也没有。她就要被杀了吗！个玄奇困人一自越城。善亮以同丑言好而双翅于鼠

“闭嘴，女人！”比第一个男声更低沉的声音在她耳边命令道。想鼠对尸敲开，持袋要不口自令命莘莘

一道个严厉的声音将莘莘吓得停止尖叫。但仅维持一秒钟。民，“不要杀我！”她更大声的哭喊着。不城“求

求你！”鼠奔走脚对鼠城，人计卧籍用四。辛不卧史善鼠命

他没有回答，将她一把拖出巷子。她狂乱地挣扎，却挣不开他强硬的掌握。大里“不要……不要……”她已经

叫得声音嘶哑。那鼠城了盲同翻一亦以辛的照殿，手

“让我来！”另一个男声懒洋洋地开口。语气中甚至带着某种恶的愉悦。？夷餅

喀啦一声，手枪上了膛的声音。去丢丢卧卧！对”

莘莘双脚一软滑下地去，但人一把将她提起。人文

“没必要杀她。”有着低沉的声音的男人适时的阻止了背对车灯的男人举枪的动作。挺父善挺，去鼠里巷蹲

“她看到我们了！”那人大声地抗辩。“！命妹”

蓝月下的爱情迷藏

“我不滥杀无辜，黎三。”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车中传出。“你似乎不记得了。”

这个黎三明显的瑟缩了一下。

“把她带走！”老者下令。

叫黎三的男人向她逼近，而钳住她的人已将她推入车中。

下一分钟黑色轿车疾驶而去，小巷又恢复一片死寂。躺在巷口的一个身影没有再动弹。

黑暗。

气油味浓重的空间中姐荡着的脚步声响得令人心颤。莘莘努力想睁大干痛的双眼看清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但她什么也看不见。紧紧箝制着她左臂的那只手在黑暗中令她浑身发抖。

她不会死的，是不是！或者她将面对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她重重咬着早已咬得鲜血淋漓的下唇，此时痛楚似乎比恐惧要容易忍受得多了。

这些人的残酷是她从来没有在现实的生活中碰见过。他们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然后轻轻松松的宣称自己不杀无辜！能够冷静的反机，尸体一去，拍拍手转身离去，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她剧烈的颤抖一定达到身旁人的手了，她忽然感到

蓝月下的爱情迷藏

他的手一紧。他一定觉得不耐烦吧！她含泪想道。像他们这样的人还能有多少耐性及同情心！

她深吸一口气，命令自己振作。她不要在这些人面前露出任何软弱，尤其是在他们期待她软弱时。

走过一条长长的暗路，远处的灯光隐隐作现。莘莘抬起一迳低垂的头，立刻倒抽了一口凉气。

灯光大放的前方集合了数十人。他们装扮各异，有的蓬头垢面；有的是西装笔挺。而他们的眼光全都死死钉在她身上。

越接近群人，莘莘就越接近失声尖叫的边缘，她害怕的转向身旁那个高大的人影，眼光充满哀求，想企求他打消拖她进入人群的意图。黑暗中的他像是一个模糊的剪影，不像群满脸不怀好意的人们样狰狞骇人。

没有用。他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减缓。

当他们终于在人群前停下，莘莘已完全失去面对群人野兽般目光的勇气。她清清楚楚感觉到每一道目光在她全身上下地搜索，彷彿要将她的衣服剥光。屈辱的泪水盈满眼眶，她忍住不让它流下。

身旁人终于松手退下，莘莘一个踉跄双腿差点跪了下去：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几乎是倚在人身上走着的。她尝试地稳住脚步。

蓝月下的爱情迷藏

“阿狮是个叛徒。”老人坐在人群中央，缓缓地开口。“我不要再看到另一个。”

老人严厉的眼光扫射所及之处，众人皆垂下眼睛。连莘莘也不禁一颤，她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森冷的眼睛。

“她是阿狮的同夥吗！”一名瘦小的男人问道，他看着她的像是要滴下口水来。

“我不是！”一个男人猥琐淫秽的眼教她心欲呕，她咬住唇极力忍耐这种屈辱。

“她目睹到阿狮中枪！”一个叫黎三的男人大声说道，眼光比前面那人的更放肆。

众人面面相觑，显然他们已经好久没碰上必须处理目击者的状况。

“我们不杀女人。”

“不能放她走！她会把我们全抖出来的！”有人抗议道。

众人开始争论，直到一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像根鞭子压下所有的吵嚷。

“不需要担心她。她是我的女人了！”

一是个抓住她的男人！莘莘震颤地转头看向他，直到现在她才看清他的面目。老天！他好高大！孔武有力的肌肉，而他脸上野性的轮廓更让莘莘心跳漏了一拍。但

他说他的女人是什么意思？

“凭什么！”黎三充满敌意地瞪着他。

男人困困地倚在墙上，似乎对黎三的挑只令他感到无聊。

“凭我抓到她。”

众人窃窃私语起来，萧萧发现众人似乎都对他有份忌憚，没有太多人愿意大声反对。

人一点也没有去注意众人的反应，只将眼光转向老者。他们两人的对视沉默而充满张力，老者若有所思地评量着他。

“你要为这女人的一切行为负责，萧骏！”

“是的。”

“她出任何差错，我不会饶你。”老者有条不紊的语气令人发冷。

“我了解。”

“我还以为你已经有个个度了。”

萧骏打断他的话。“那是我的事。”

老者微微一笑，将眼光转向萧萧，她极力忍住从背后往出竄的一股寒意。他的眼睛像冰块一样冷。

“就这么决定了。”老者点点头。

蓝屋下的爱情迷藏

的戾意，贼眼在莘莘和萧骏之间意淫的地打转。老人挥挥手，将众人的注意为转回正事上。点高量下匪登已的言下“黎巨，把东区的交易撤掉！”老人下令。“这阵子狗眼到处都是，你们不要给我些不必要的浑水。萧骏！”

萧骏立即应声。要不……看来！不”

“把阿狮搞出的洞填一填。”萧骏一扫先前吊儿郎当的神情，此刻的他充满了危险精明。

“剩下的减价一成，买不买随他们！”

“好的。”

货！莘莘偷偷环了这个大仓库一样的地方，却瞧不出任何端倪。

什么货！她还在苦思之中，忽然他抓住了她，她差点失声惊叫。会议已结束了，众人正在散开，但她仍是场中的焦点，众目睽睽之下，她被他用力拖向仓库中众多房间的其中一个。

他想干什么！她慌地想道。“放手！”她挣扎，他的手顺势一紧，痛得她快掉下眼泪。“放开我！”

他置若未闻，连头也没有回。一脚踢开门，将她拉进房中，再把门狠狠关上。

蓝明平的爱情迷藏

莘莘恐惧万分的一直退到房间的最角落，她的恐惧已经到了最高点。“你想干什么？”

他黑亮的双眼如火焰一般，像一只猛兽钉住了它的猎物，宣示着不可避免的命运。他的眼光暧昧移向房中央的窄床。

“不！求求你……不要……”她几乎听不见自己颤抖的哀求，紧咬的下唇又滴下血来。

他的眼光强烈而难解。他大步向她逼近，将她拉到墙角，下一瞬间她已完完全全被锁入他怀中。“尖叫。”他在她耳边低语。

“什么！”她震惊地僵住，不知是因他毫无头绪的话还是他的拥抱。

“我说尖叫。”他用只有她听得到的声音重复。

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将她推倒在床上，高壮的身躯跟着压在她身上。尖锐的恐惧席卷上来，莘莘开始不能自制地尖叫。

“很好。”他满意地低语，拉起被单盖住两人。昏暗的光线下他开始扯下自己的上衣，丢出床单外。

他强壮的身躯压得她无法动弹，其实她全身的力气早已快被恐惧磨尽，她的尖叫一声比一声沙哑。

他要强暴她吗！泪水不断涌出她的眼眶，模糊的泪

眼中他变得模，但仍是巨大无比。

他压着她，却一动也没有动。他一直静静的注着她，直到她叫得声音都快哑了。

“你可以停了。”

莘莘呆愣住了。他是什么意思！害她尖叫，却没有任何伤害她的行动！她混乱的脑中突然领过来。他是要她叫给外面的人听的！难堪和屈辱感向她迎面劈来。这人群人到底是不是人！他们是要确定她真的被他辱吗！

他忽然腾出右手，抚过她的面颊，抹去她的泪水。他们的眼相遇，莘莘猝然转开头，无法抵挡和他的手掌一样灼热的眼。他没有凌辱她，他明明可以的。为什么呢？

他呼吸起伏的粗重身驱若有似无的刮过她的嫩肤，撩起了一种她从末有过的感觉，且迅速传遍了她的全身。她下意识的开始挣扎。

“别动！”他的声音粗哑得几乎难以辨认。

“请……请你移开好吗！”他的阳刚气息撩拨得她莫名的心悸，种感觉让她禁不住微微头抖和喜悦，她微弱地请求，止不住声音中的颤抖。

他沉默了半晌，以着灼热潜藏着某种欲望的复杂眼光瞅视着她，他倒抽了一口气，接着很快挪开身子，躺

在她身旁。

被单仍紧紧盖着他们，莘莘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她至少不再他压在身上。

被单下充斥了高张的紧绷气氛。莘莘的双臂紧紧抱在胸前，眼睛瞪着眼前的十座昏暗，沉默快要将她窒息。

“我们至少要在这里待多久？”她鼓起勇气开口。来视面鼓鼓向慰静思时恭敬！曾迎人面而代益时鼓

“整晚。”他的声音不带一丝表情，不是预感人籍

水莘莘瑟缩一下，但她拒绝就这样打退堂鼓。“为什么？”她继续问道。然莘莘莘，默昧期而时鼓

“除非你想出去面对外面那群男人有色的眼光。”她颤抖了。她不敢去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不忿放她走了，是不是？除非她是横着出去的。

“明天你就要开始学着做我的女人，别给我或其他人任何借口解决掉你。”

老天！他说得好残酷！莘莘忍住泪水，本能的想要防身。你的女人！就像今天这样，躺在这里假装！话一出口她就后悔得想咬掉自己的舌。她怎么笨

到去刺激他？也许某善藏蓄然改善以，即半下爆沉时

，半便不勉强抑制自己的舌头，在这里，一无所知

蓝月下的爱情不迷藏